

xiduzhe

吸毒者

长篇纪实文学

刘益善 著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CHINA CITY PRESS

灵与肉的搏
石洞窝里碎骨尸

吸毒者刘益善著

长篇纪实文学

刘益善 著

吸毒者

xiduzhe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吸毒者 / 刘益善著. —北京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2009.1

ISBN 978-7-5074-2056-2

I. 吸… II. 刘…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9401 号

责任编辑 吕洪梅 (lhm730@sina.com, 13693396772)

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

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

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 (邮编 100039)

网 址 www.citypress.cn

发行部电话 (010) 63454857 63289949

发行部传真 (010) 63421417 63400635

发行部信箱 zgcsfx@sina.com

编辑部电话 (010) 52732085 52732055 63421488 (Fax)

投稿信箱 city_editor@sina.com

总编室电话 (010) 52732057

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@sina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

字 数 182 千字 印张 12.5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1/16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 52732057

毒品是指鸦片、海洛因、冰毒、吗啡、大麻、可卡因以及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。服食或注射毒品直接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，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威胁。吸毒会引起贩毒、诈骗、暴力犯罪、卖淫、艾滋病传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毒品给旧中国危害百年以上。究竟有多少人吸食，死亡多少吸毒者，因无完整统计资料，谁也说不清楚。至1938年，仅东北地区就有14万人死于鸦片烟毒。据新中国成立前几年的统计，全国吸毒人数达2000万人，制毒贩毒者达30万人，罂粟种植面积为100万公顷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1950年2月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《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》，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戒毒运动，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由于境外毒品的侵袭，我国的毒品问题又死灰复燃，吸毒人员随之逐年增多。1990年12月，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签署了第38号主席令，宣布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》，并立即施行。而在此之前的1990年4月10日，在世界部长级反毒品大会上，中国代表团团长李德豫强调指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成立之初就采取严厉措施禁毒，成绩卓著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中国已经基本不存在毒品问题。近年来，某些国际贩毒集团与中国境内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，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之机，把中国某些边境省市作为贩毒过境渠道，使得中国的吸毒人数激增。对此，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缉毒、禁毒和戒毒工作。

2005年4月，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要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。这次禁毒人民战争，是以遏制毒品来源，遏制毒品危害，遏制吸毒人员滋生为目标。同时部署开展五大战役，禁毒预防、禁吸戒毒、堵源截流、禁毒严打和禁毒严管五大战役齐头并进，同时开展国际合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

2007年12月29日，中国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禁毒法》，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禁毒法，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。

据新华社北京2008年6月24日电报道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，坚持不懈地抓下去；要认真总结经验，针对新形势，新问题，新特点，继续搞好综合治理，继续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；要下大力气，在宣传教育、依法严打、科学戒毒、强化管理、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；要以实施“禁毒法”为契机，加强禁毒执法，努力开创禁毒工作新局面。

国家法令的公布实施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次讲话，新华社及国家其他重要媒体的报道，一切都明白而无情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，曾经禁绝了几十年的毒品瘟疫，又重新蔓延了。

毒品疯狂地吞噬着人们的灵魂，侵袭着健康的机体，毒化着社会空气，阻碍着改革开放的进程。人类面临着毒魔的威胁。白色粉末状的毒品，像白色的幽灵，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荡着。

据统计，1991年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14.8万人。到2004年，这个数字已增至114.04万人，隐性人数估计有450万左右。截至2005年，中国有2102个县涉毒。如果按目前中国吸毒人数70万算，每年耗费在毒品上的钱400亿元人民币。假如把隐形的吸毒人数都算上，每年耗资的数目将是惊人的。浙江省的禁毒报告指出，浙江吸毒人数在华东居第一，毒品已攻陷了浙江的所有县市，浙江吸毒者每年吸毒吸掉30亿人民币，是个毒品消费大省。人民网天津视窗报道：林则徐的后人，我国著名民间禁毒人士林鸿汉表示，我国青少年吸毒增多，一些大学生也加入吸毒者行列。林鸿汉有一次去石佛寺戒毒所，问了4名戒毒者，结果是3名大学生，一名中学生。上海市年龄最小的吸毒者12岁，云南昆明最小的吸毒者11岁。

全世界的吸毒者有多少？我们只见到20世纪90年代的数字，逾5000万，全世界每年因吸毒而死亡的有10万余人。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个数字肯定已经翻番了。印尼官方公布的吸毒者有360万人；泰国官方公布的吸毒者有150万人，占泰国总人数的2.5%。

吸毒者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短10~15年，25%的吸毒者在开始吸毒后10~20年死亡，吸毒人群死亡率较一般人群高15倍。美国的统计数字，吸食海洛因者不到全美人数1%，但每年直接死亡率达6000人。英国海洛因吸

吸毒者

xiduzhe

食者死亡率,每年达全英人口的16.3%。吸食者自杀率高于一般人群10~15倍。

吸上了毒品,吸毒者就陷入了罪恶与死亡的泥潭。万贯家产被吸光,没有毒资,就采取种种办法来获取,不顾廉耻招摇撞骗,杀人越货,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据统计,女性吸毒者80%都有卖淫经历。《南方都市报》有则报道,一女吸毒者毒瘾犯了,在大街边脱了裤子,露出半边屁股注射毒品,见记者在拍照,女吸毒者高叫:不许拍,我叫人砍死你。吸毒者的毒瘾犯了之后,完全没有理智,自杀自戕的人很多。在我写这篇前言的前几天,即2008年8月19日,报纸报道说,河南郑州一名吸毒者因吞食铝合金条被送到金水医院急救。而急救的医生说,他们刚从另一名吸毒者肚子里取出10根锈迹斑斑的钢条。

毒品,是恶魔,它是如何残酷地吞食那些意志薄弱者的呢?当人们了解知道这些灵魂被恶魔附体之后的痛苦和无助,在死亡之中挣扎的过程,我想是能够警示更多的人远离毒品的。我愿我的这本书能起到这个作用。

2008年8月28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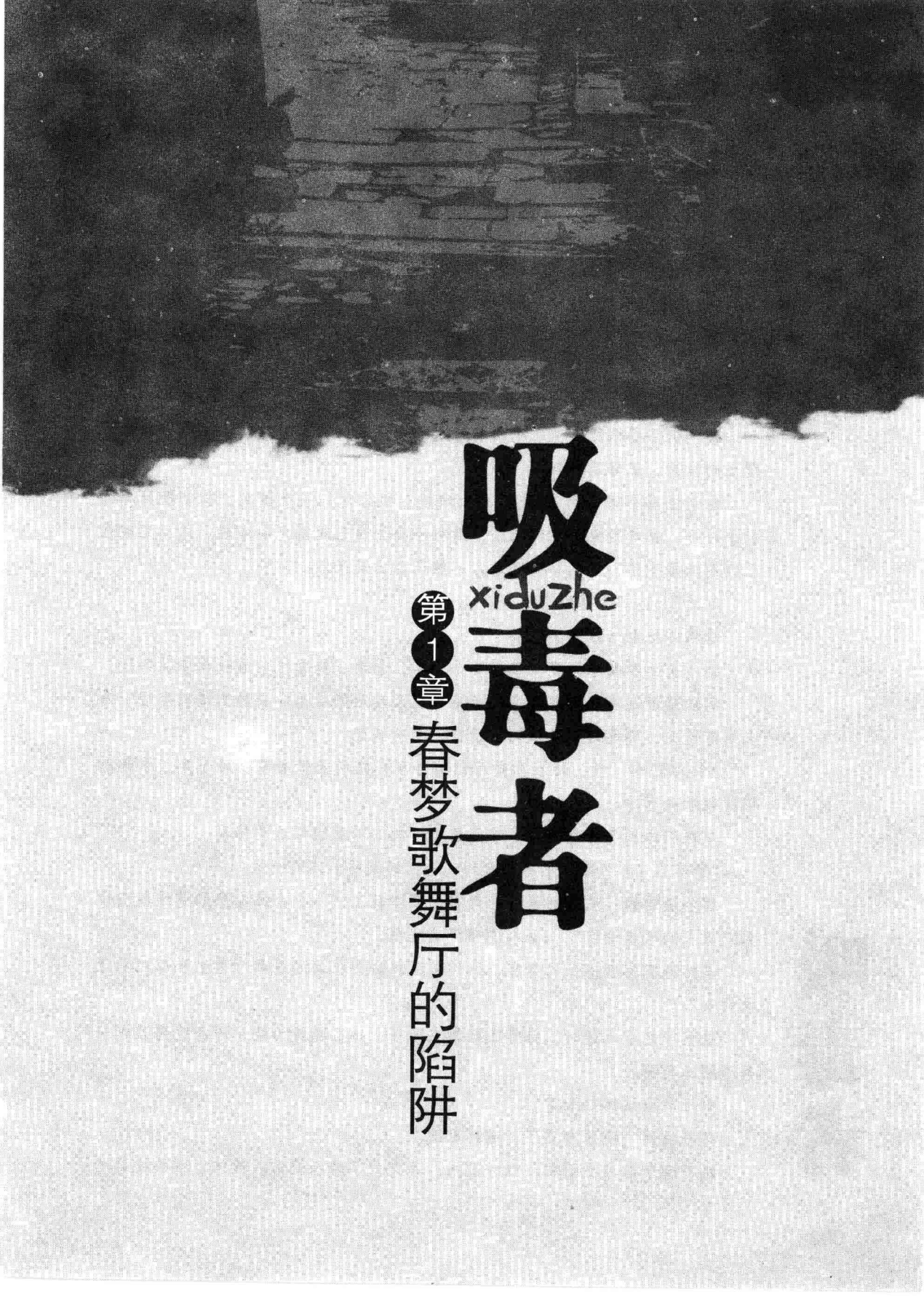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第1章 春梦歌舞厅的陷阱 1
- 第2章 石洞窝里碎骨尸 15
- 第3章 公牛的疯狂 27
- 第4章 沦丧的母性 41
- 第5章 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囚 53
- 第6章 16岁的凋谢 65
- 第7章 烟卷裹着的阴谋 79
- 第8章 人兽之间 93
- 第9章 画在遗书上的蛇 105
- 第10章 灵与肉的搏杀 117
- 第11章 诈骗人大代表的瘾君子 129
- 第12章 明星走向末路 141
- 第13章 飘摇坠落的生命 153
- 第14章 无毒不女人 165
- 第15章 一只长筒丝袜 177
- 后记 189

吸毒者

xiduzhe





吸毒者

xiduzhe

第1章 春梦歌舞厅的陷阱



第1章

春梦歌舞厅的陷阱

南湖街公安派出所值班副所长拎起响着急骤铃声的电话筒，抬眼看了下墙壁上的挂钟，正好是夜里11点。

电话里有个男人的声音：“派出所吗？报告你们一个情况，春梦歌舞厅的歌手孙丹，在舞厅里正在脱衣服，看样子要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。舞厅里现在已经乌烟瘴气了，你们要快点来，不然还会出乱子。”

副所长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却把电话挂断了。

副所长立即做了布置，带着5个警察，分乘3辆摩托车前往春梦歌舞厅。

离歌舞厅还有百把米时，就听见那震天动地的音乐和声嘶力竭的歌唱。看来是有情况，那电话不是报的假情报，副所长想。

3辆摩托车“咔”地在歌舞厅门口停下，副所长带着警察跳下车，拿起电棍就朝歌舞厅冲。

守在门口的舞厅工作人员吓得呆了，他们不敢阻拦这些警察。

“警察来了！”舞厅里有人看到刚进门的副所长几人，大叫一声。

那些跳着的、没跳围着看的舞客们立即乱了，一个个像没头的苍蝇朝门口奔。男人的风度没有了，女人们吓得哇哇叫。

当然也有不慌不忙的舞客，他们又没犯法，犯法的是舞厅老板和那唱歌脱衣的女人。

警察冲到乐池边时，孙丹已经倒在地下，她已精疲力竭，浑身脱得只剩一条透明三角裤。

舞厅老板被抓起来了。

孙丹被用一块幕布裹了，送到医院。

孙丹醒了后毒瘾大犯，狂呼乱叫；她交代了诗人沈田。沈田也被公安局的

人抓走了。

两个多月后，我来到了这座省城时，关于春梦歌舞厅发生的脱衣事件还有不少人说起。

我通过公安局里朋友的帮助，顺藤摸瓜，来到了这座离省城数百里路的戒毒所寻找孙丹。

戒毒所用红砖圈了院墙，院墙里有两排平房。平房由很多小房子组成。在最东头的一间小房子里，有3个女子面墙而坐，把背对着我们。管教人员喊：“孙丹，接受采访！”

一位身材苗条颇有姿色的女子走过来。她自述时，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墙，墙上有窗户。

我是从省城事发之后，送到这乡下戒毒所的。来这里好，这里清静，空气清新，也见不到熟人，我可以在这里好好地反思养息。

我戒毒最难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治疗稳定时期，再没有犯瘾时那种疯狂劲了。

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母都是中学里骨干教师，他们把许多学生都送进了大学，可他们却没多少时间管他们女儿的学习。

我高中毕业后，没考上大学。

父母亲很难过，我觉得无所谓。他们难过是因为他们的女儿上不了大学丢人，一直要我再复读一年重考。我却偏偏不去，我干嘛累死累活再读一年？考上大学让你们光荣呀！你们早干什么去了？再说这大学有个什么读的，大学读完了怎么样，一个个穷得像叫花子。我的父母亲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如王丽的衣摊卖一天服装的收入。

王丽是我的铁姐们，新市街个体户，卖服装的。王丽是我高中同学，读高二上学期时就停学到新市街当小老板。一年多的生意下来，她早已腰缠数万元啦！

你不信，这是真的，我不说假话。

我就在家里待业，我天天就帮王丽守摊子。我说：“王丽，我给你当帮工吧？”

王丽说：“那哪能啊！孙丹，凭你的条件，我一定帮你找个既轻松又高雅的工作，你是公主呢！”

是的，在学校时，大家都喊我骄傲的公主。

王丽介绍我认识了诗人沈田。



沈田一米八的个子，戴副大眼镜，蓄长发，嘴边一圈黑胡子，满脸的青春疙瘩，很雄性。

沈田那天骑辆红色的摩托车，戴蓝头盔，一脚点地，把车停在王丽的衣摊边。沈田喊：“王丽，玩儿去。”

王丽说：“我没空，叫孙丹去。”

王丽当时对我说：“跟他玩吧，他是诗人，钱多的是，你莫客气。”

我就跨上沈田的摩托车后座。沈田把点地的脚一提，手上加了油门，摩托车就“啪啪啪”地跑起来。我开始还不好意思抱他的腰。他把摩托一加快，我吓得情不自禁地把他的腰抱住了。

出了市区，上了公路，摩托车就像飞一般，路两边的树木房屋行人急速地朝后倒去，身边只有风在尖厉地呼叫。我吓得闭了眼，把他的腰抱得更紧了。我心里还真有点新奇感。这就是诗人呀，诗人就是这德性，要是他妈的车翻到崖下去，我还不陪他死呀！不过这算不了什么，现在的年轻人，谁不追求点刺激呢，这是挺刺激的。半小时前还是陌生人，这会抱着他跟他出去兜风，这就是现代生活吧！

我正想着时，“嘎”地一声，摩托车停了。我睁开眼一看，天哪，我们到了一个山坳里，四周没有人家，山坡上有片树林。沈田什么时候拐下公路的，我都不知道。

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，太阳在这山阴处，有点看不到了，但天还很亮，云还很白。

沈田摘下头盔，歪着头打量着我，像打量一个猎物；我那时一定像个傻瓜。

沈田把我一把抱过去，嘴里念着：

你俘虏了我的心，姑娘

我就要俘虏你的肉体，这叫报复

我当时大叫着，用脚踢他，他却岿然不动，还对我动手脚。我骂着：“流氓！”沈田很快放开我，笑了笑，他笑得还挺有点魅力的。他说：“莫紧张孙丹，我是开开玩笑，我喜欢你，像喜欢我的妹妹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你放心。”我哭了。他就说：“看你像个小雏鸟一般。这还值得哭吗？生活就是这样／一切都无所谓／无所谓生无所谓死／无所谓哭无所谓笑。”

沈田就是这样的诗人，随口念出一些狗屁诗出来，但他声音很好听，浑厚的男中音。

沈田确实没对我怎么样，带着我玩了半天，看那山中的景物，然后又用摩

托车把我带回市里。

他带我到一家很够档次的饭店里吃晚饭，点了一桌子菜，够10个人吃的。他要了洋酒，要我陪他喝，我不喝酒，他给我挟了许多菜在盘子里，让我吃菜喝饮料。他自己则自斟自饮，喝得很快活。

吃完饭，沈田就拍了几张百元的钞票在桌上，说不用找了，够不够就这些，然后带我走了。饭店里的人看样子认识他。

在路上，沈田问我：“孙丹，我带你去春梦消费一番，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去春梦消费什么呀？”我刚才吃得很饱。说句丢人的话，长到19岁，还没吃到过像今晚这样的宴席。穷中学教师的女儿，哪有机会呀！沈田说的去春梦消费，我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沈田听了我的话，笑了笑，先念了句：“可怜的羔羊啊/你只吃过草。”接着说：“春梦是家豪华歌舞厅，在城里是高档次的。我带你去见识见识。”

沈田的摩托车停在一处满是霓虹灯眨眼的高大门面旁。他扶我下了车，像牵个不懂事的女孩样牵着我。我果然看见门面上一闪一亮的“春梦歌舞厅”几个字。

歌舞厅门口已聚满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，相形之下，我觉得自己好寒酸。那些男孩们，一个个西装革履，风度翩翩。

沈田带着我直往大门口撞。大门口有站得笔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见了沈田，满脸堆笑，手一抬：“请，沈老师。”

他们却收其他客人的票。我瞄了眼票价：每张50元。

沈田说：“这里最低消费每人200元。因为进去后，还有台座钱、饮料费、服务费。”

马上有服务小姐带着我和沈田到一个包厢中。包厢分布在舞池四周，一个包厢实际上是间近3平方米的小房间，里面放着茶几和长沙发，包厢门上挂着珠串帘子。舞池里金碧辉煌，各种形状的灯管在厅顶天花板上组成了花卉、动物和人头像。乐队在乐池里奏起了欢快的曲子。舞池里成双成对的男女就翩翩起舞。

我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，这里是五彩迷离的水晶宫殿，我长这么大还不知这城市里有这么个去处。

服务小姐端着托盘掀开珠帘低头进来，朝沈田嫣然一笑，然后躬腰把托盘里的水果点心和装在高脚玻璃杯里的饮料，放在茶几上。那饮料装在玻璃杯里，五彩缤纷，我叫不上名字。



沈田斜躺在沙发上，端起一杯饮料，抿了一口，把手挥挥，服务小姐忙躬腰退出去。我说：“你在这里是太上皇呢，人家都来服侍你，你好大面子。”沈田嘿嘿一笑，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，我把他的手拿下去了。沈田又把手放在我的腰上，我就没管他了。乐队奏一支抒情的慢步舞曲，沈田说：“孙丹，我请你跳舞，走。”

他不由分说，拉着我走出包厢，下了舞池。我在中学里学过跳舞，一般的步子都会。我随着沈田的步子走。沈田跳得很抒情很投入，他轻轻搂着我，双眼温情地望着我，脚步沉稳，踩点很轻。各种色彩在舞客们身上变幻，大家都在悠悠起舞，各自陶醉。

那一刻，我也陶醉了。这里是一个销魂的世界，这里是一个梦，一个彩色的春天的梦。我微闭着眼，任沈田把我搂得越来越紧，我都感动得要哭了。这也是一种生活，这生活潇洒，这生活抒情。我的父母何曾有过这样的生活？我可不能像他们那样过日子了，我要像这舞池里的男女们一样，过一种梦的生活。

一个女孩子唱起歌来，握着麦克风，扭着腰肢，那歌唱得温柔甜润，缠绵悱恻。舞厅里的音响效果很好，那歌听来很动人。

沈田说：“孙丹，听你说话，你的嗓子不错，歌也唱得好吧。你去试试，唱一支好吗？”

我在学校时，歌是唱得不错的，但从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唱过。我有些怯场，说：“我怕唱不好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你唱一支去。如果唱得好，我就让这里的老板聘你当歌手，你现在不是正待业吗。”沈田不经意地说。

当歌手，这里可是个高雅的地方，唱唱歌，活儿轻松，还有些收入。试试吧，说不定是个机会，我的勇气就来了。“好！试试吧！”我说。

刚好一支曲子完了。沈田拥着我，走到乐池边，对乐队的人说：“这位孙丹小姐要唱支歌，你们伴好奏，拣最熟悉的歌曲演奏。”

乐队领头的忙点头答应，问我唱什么歌。

我说：“唱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吧！”

乐队立即奏起了过门，熟悉而动听的曲子，使得我对着麦克风，就很轻易地张开了嘴：

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

回忆往事恍如梦

重寻梦境何处求

人隔千里路悠悠

.....

我感觉我唱得很好，我看到沈田在一边很专注地看着我，那一刻，我心里就涌起一股温暖，歌就唱得更动情了。

一曲唱罢，舞池里竟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有人“啊啊啊”直叫，“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再来一个。”

沈田却拥着我，进了我们的包厢。

立即有服务员进来给他杯子里斟满饮料，然后再退出去。沈田让我喝饮料。我很兴奋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饮料是兑好的一种酒，味道真纯正，余味无穷。

沈田很绅士地在我的额上亲了一下，我没生气。沈田说：“孙丹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每夜来春梦歌舞厅唱歌，每夜100元，如果有舞客点唱，每支歌你还可以提成10元。怎么样？小妹妹呀小妹妹/你那红唇你黄莺的歌喉/使我销魂。”他又念了几句歪诗。

我说：“你能做主吗？这舞厅的老板又不是你。”

“嗨，我当然能做主，这老板听我的呢！”

“那好，我愿意来。”

“那你明天上午10点钟到这里来，我带你去见老板面谈，好吗？”沈田说。

“可以，就这么说定了。”我答应了。

当晚，沈田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家门附近，他吻了我的脸，我没说什么。

这难忘的一夜啊，我几乎彻夜未眠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将揭开崭新的一页，我的前面是五彩缤纷的路；我要好好唱歌，当个走红的歌手。我很感激王丽。是她让我认识了沈田。其实沈田这人还是不错的，诗人嘛，浪漫些吧！

第二天，我准10点到达春梦歌舞厅。和昨夜相比，白天的春梦要寂寞安静得多，它也许正在休息，夜里才是它一显身手的时候。

门口的一个服务先生把我领到歌舞厅后院的一间房子跟前，对我说：“老板在里面。”就走了。

周围没有别的人，我稍犹豫了一下，就推开了房门。房间里很豪华，地上铺着地毯，窗边都挂着很厚的金丝绒的帘子，房中间摆着两排长沙发，沈田正斜歪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见我来了，沈田站起身，说：“进来呀，孙丹。”他边说边去关上屋角的电视机。门在我身后无声地关了，关得我有一丝的恐慌。

“老板呢？沈田。”我问。



“他马上就来，我们等一下。”

我在沙发上坐下了。今天我着意打扮了一下，穿了件粉红色连衣裙，脸上甚至施了点淡妆。我想给老板个好印象。

沈田从冰柜里拿了饮料，倒在两只玻璃杯里，他自己喝一杯，递给我一杯，我是有点渴，就喝了杯中饮料，很爽口。

沈田怪模怪样望着我，我想今天我可能有些漂亮吧！

突然，我发现我浑身无力，软塌塌地想睡，我想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张开嘴却发不出声来。

沈田走过来，解开我的连衣裙上的扣子，先脱掉连衣裙，再脱掉我的胸罩、三角裤。他边脱边念叨着：“脱掉你粉红色的衣裙 / 让你艳丽的胴体 / 成为野狼出没的山谷……”

我完全不能动了，看着这个流氓对我做着的一切，任他尽情地玩弄，我失去了少女的贞操。

这一天开始，我就堕落了。沈田给我每月固定工资是 2000 元。我每夜都要去演唱，还可以弄些提成的奖金；舞客可以点歌，点一支歌 20 元钱。

我很快就唱红了，舞客点我的歌很多，都是点些很现代很摇滚的歌曲。我先是高兴，我唱得多就赚的钱多。我扭着腰肢和屁股，我声嘶力竭地喊叫，赢得舞客们一阵阵热烈掌声。

我总是听到：“孙丹，再来一个，摇摆得狠些，孙丹，我们喜欢你，我们要你，再来一个。”

我坚持不下去了，我累得筋疲力尽。

我赚了好多钱，我用这些钱买了衣服和各种装饰品，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，雍容华贵。

春梦歌舞厅因为有我，生意特别好。我每天唱很多歌，太累了，有时不免显出疲惫来，惹得舞客们吹口哨。

沈田每天都陪我来，沈田给我烟抽，说是让我提神。一段时间来，我除了天天唱歌外，只是偶尔陪沈田睡睡觉。我认为无所谓了，反正不是处女了，该玩就玩，该销魂时就销魂吧！

沈田给我的烟抽了后，我唱起歌来，果然就精神焕发，出神入化，疲劳一扫而光。

沈田给我抽的，是裹了海洛因的烟卷。

我离不开海洛因了，我染上了毒瘾。

我离不开沈田，因为沈田供应我海洛因。他如果不给我供应，我找谁去呀，买卖海洛因是犯罪的。

我离不开春梦歌舞厅了。离开了歌舞厅，我就赚不到钱，没有钱，就买不到海洛因，而没有海洛因，我简直就不能活下去。

其实沈田和春梦歌舞厅是一码子事。春梦歌舞厅的杨老板，是沈田的拜把兄弟。杨老板承包这么个高级歌舞厅，没有沈田做靠山，没有沈田在背后指挥，他是办不下去的。

沈田这个人的背景不太清楚，他挂名在一个区文化馆做编辑，业余时间写诗，还自己花钱买书号印了一本诗集《梦幻》。他很有钱，他的那些钱谁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。他的那些诗，大都是胡说八道的。

沈田需要我，他每天骑摩托车接我到舞厅，舞会完了他又用摩托车送我回家。我在歌厅唱歌时，他就待在那间固定的包厢里。偶尔在我唱歌时，他也和歌舞厅的服务员小姐到舞厅跳两支曲子，但我发现他跳得很随意，不很投入。

我唱完了几支歌，就到包厢里休息。他总在包厢里等着我，把我拥在他的怀里休息，我也习惯了他那男人味十足的胸怀。

但是他只拥我一会儿，我就需要那东西了，我必须马上吸烟。我的瘾头一犯，就像疯了一般，头痛欲裂，眼球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，心跳得咚咚直响，浑身的骨头像没有了，我就成了一摊肉团子在那里扭来扭去。

沈田的这个包厢的珠帘门后，还有扇薄薄的木板门，可以轻轻地关上。那木板门的颜色与珠帘门颜色相近，外面看不出来。

我的瘾头看着就要来了，沈田就把木板门关上，从衣袋里掏出白色的海洛因粉末来，倒在锡箔纸上，用打火机在锡箔纸下烧，烧出的烟缕，袅袅飘飘。我在这时就像饥饿的囚犯一般，趴在他的面前，把那烟缕一丝不剩地吸进鼻孔，吸到肺里。

像一架没有油的机器注上了油立即就能转动起来一样，我浑身的疲软一扫而空。头不痛了，头脑特别灵敏，眼球不朝外蹦了，显得特别的水灵灵，心里也平静舒畅了。我又活过来了，我又是那个年轻漂亮有魅力的孙丹了。

我吸食海洛因已经到了用针剂注射的地步了。先是吸特制的烟卷，接着是吸食烧出的烟缕，最后发展到用水稀释之后往静脉里注射。

沈田很牢地把握着我，他一般不让我注射静脉。他还指望我为春梦歌舞厅撑牌子，多唱些歌，多挣些钱。瘾君子发展到注射静脉阶段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完蛋的。



沈田不让我快点完蛋，他要我的完蛋慢慢地来。

我一夜要上两次场唱歌。第一次是唱些一般的歌，舞客每点一支，收款20元。我休息一会儿，吸些海洛因后，恢复了精神，第二次上场，那感觉特别好，唱的歌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好。我的一招一式，一个眼神一个飞吻，都是那么迷人，我的腰肢轻扭，臀部摆动，裙裾摇摇，那么富于魅力，引得舞池里的舞客们一阵阵掌声，一阵阵欢呼。这时点我的歌，一支60元。我唱得特别带劲，一支接一支的，嗓子不干也不痛，而且嗓音还不嘶哑。沈田说，这是海洛因的功劳，海洛因使我的精神处于高度亢奋之中，所以才能迷倒那些舞客。

我每晚被人点唱歌的收入，能达到三四百元。

可是，我自己的收入却比刚来唱歌时少。

因为我吸上了海洛因，我得给沈田钱。没有钱，海洛因那东西是买不来的，那东西吸起来，是很要花销的。

沈田每天供应我海洛因，并且给我规定了一定的分量，包括白天我吸的分量，然后他就从给我的工资里扣除掉这一部分钱。这样，我每月的工资大约还剩下几百元钱，仅只够我零花的了。

沈田自我在春梦领工资后，对我就吝啬了，不轻易给我花钱。

而我，却成了他拿在手上的一张牌，一张供他自己消遣泄欲的牌，一张赢钱赚票子的牌。

我的花销很大，我成天云里雾里，我是舞厅的红歌手了，我买各种时装、化妆品和一些时髦的玩意儿，把自己打扮得古里怪气浑身叮当，不同一般，我觉得这是个性。

为了多挣钱，我就拼命地唱歌。精力不济疲惫袭来时，我就拼命地抽海洛因。抽海洛因后我就不断地唱歌，唱歌后又不断地抽海洛因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我在一天天走向死亡。

沈田这个引诱我的恶棍，他很冷静地看清楚了这一切，他要榨干净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，为他赚取每一个“铜板”。他平时那些胡说八道的诗，完全是一种幌子，掩盖着他的罪恶本性。

我受到的摧残太厉害了，我的堕落使我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太累了，瘦得只剩副骨头架子，满脸的铅色用脂粉也难以抹白。海洛因的刺激，也不能使我的歌唱与表演进入最佳状态。舞客对我的表演不满足了，我扭着腰肢唱歌时，舞池里嘘声不断地响起来。

吸毒者